



故 乡 的 麦 收

◆刘平(湖北)

“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布谷鸟开始在故乡的上空唱歌时,漫山遍野的麦子就浩浩荡荡地走上了舞台。

麦子们脱去了绿色的外衣,换上了金灿灿的盔甲。现在的麦子是英姿飒爽的娘子军,是载誉归来的英雄团。成熟是她们掷地有声的宣言,收获是她们喜气盈盈的战绩。阳光下,她们用每一株麦穗,每一尖麦芒,讲述一个个关于出发与成长、归途与收获的故事。

是的,脚下的每一粒土粒都见证过麦子成长的旅途。那些日子,麦子们被埋进阴湿的泥土里等待新生。刚刚露出绿色的笑容时,又被白茫茫的雪花覆盖,那些冷到彻骨的日子啊,现在想起来,麦子们也忍不住打个寒噤。终于,燕子带来了温暖的问候,挺过寒冬的麦子们娇羞地与春风嬉戏,“呼啦啦,呼啦啦”无数个日夜的锤炼,骄傲的麦子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成熟了!

是的,麦子成熟了,南风忍不住轻呼:“亲亲麦子,亲亲麦子。”阳光的眼里也写上了情话:“亲亲麦子,亲亲麦子。”

闪亮的镰刀早就等不及了,它们忍受了整整一个冬与春的寂寞,现在,终于有了诉说衷肠的机会了。它们用雪白的刀锋挽住麦子的腰肢,用闪亮的刀光传递爱的眼神,用“唰唰唰”的絮语倾诉一冬的思念。收割好的麦穗被镰刀妥妥地安置在黑土地上,然后又一捆一捆地站起来,尖尖的麦芒喜滋滋地仰望天空,沉甸甸的麦穗情切切地回眸大地。

一向沉稳的板车也沉不住气了,它们将胸怀敞开到极致,热情地邀请每一捆骄傲的麦束,它们让车轮碾在乡间的小路上,用“吱吱嘎嘎”的歌声款待车上的贵宾,用蜿蜒在身后的两条深深的车辙,为麦子们绘一幅回忆与希望的画卷。接引麦子回家的老牛,也愉快地打着响鼻,“哞”地一声唤醒朝阳,驮回落日。

平整的打谷场上,望眼欲穿的石碾、木锨、扫帚、箩筐,终于等到了麦子们盛装归来。现在,它们要为麦子卸下沉重的铠甲,脱出珠圆玉润的麦粒。趁

南风吹起,石碾滚起来了,一圈一圈,它们含笑与麦子叙旧;木锨扬起来了,它们将麦子抛向云端,一掀一扬间,麦子们快乐地抖掉碎屑,在半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描绘出丰收的画卷。

等到麦子们终于变成雪白的面粉,切成劲道的面条,做成喷香的花卷,炸成金灿灿的麻花,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时,天真的孩童闪着灼灼的眼神,伸出稚嫩的小手,将升华了的麦子们塞进口腔,心满意足地打出一个饱嗝。城里乡下,老老少少,人们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为麦子们设一场丰收的宴席,将喜庆的氛围渲染到极致。

“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几十年后,布谷鸟依然在故乡的上空深情歌唱,金灿灿的麦子依然在故乡的田野尽情舞蹈。而久居异乡的我,却只能蜗居在字里行间,一遍又一遍抚摸那些成长与收获的往事。

故乡的麦子啊,有麦子的故乡啊,叫我如何不念着你?

夏日梦境(外一首)

◆赵强(吉林)

眼前
一片连绵绿荫
明媚风情
辗转着夏的悠然脚步
在谢幕之时,转眼揽入画卷
荡起心灵深处的驿动
心的生命,也在痴迷中
不断寻找一首久违的韵律

奔放的河流
淡去多情的花絮
架构起灵魂的通感
和鸣的曲音越过枝头
在广袤土地上延续
温润出悠然的芬芳
一切的一切
如梦境般奇妙

初夏浮想

晚风,轻吹着树梢
一缕月光
穿过叶子摇曳的身影
景致稍后融入夜色
逐渐变得模糊
这个城市
也被夏日的清凉洗礼着

窗子轻轻晃动
与风儿私会
笔尖下温暖的文字
一阵阵刺激心房
时光的指针啊
请您慢点走
将尘世的喧嚣与烦躁
都通通带走
我想在月光下
饮一杯淡茶
赏窗外的夏夜
听一首优雅曲子
尽享绿色
同在的清欢,悠然微笑

枇 杷 树 树 香

◆张玉明



金”,同样少人问津,大都自生自落了。

枇杷味美,酸中带甜,止渴生津,自古就是招待客人的佳品。苏东坡在杭州任刺史时写有“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桔微黄尚带酸”,“卢桔”即枇杷。朋友来访,诗人很想用枇杷款待他,只是枇杷才黄还没有成熟。宋代戴复古

《初夏游张园》诗:“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诗人邀约朋友游园,一边游园,一边饮酒,一边采摘枇杷品尝。到最后,树上金黄色的枇杷全摘光了,大伙儿也都醉了。是景好,是酒醇,还是枇杷味美?

枇杷好吃,却费工夫。要撕皮,要吐核,枇杷的甜汁,会把手弄脏,把桌子弄脏。吃完后必须收拾桌子,洗手,甚是麻烦,吃得有顾虑,不痛快。但又不能忍住不吃。丰子恺说他从家乡石门湾去杭州,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但他偏喜欢坐船,走运河,要两三天才到。途中要在塘栖过一夜,做两件事。一是去镇上的酒馆,喝一种当地产的花雕酒,吃几十只小盘子盛的各种菜肴。二是在镇上买一些塘栖产的白沙枇杷,带回船上吃。坐靠在船窗口吃枇

杷,十分惬意。

枇杷叶宽大而狭长,见着眼熟,很像一物,一时又想不起与何物相像。读郑逸梅先生的《花果小品》,有“枇杷叶大如驴耳”一句,不禁哑然失笑,确实很像。其实南宋时杨万里就说过:“大叶耸长耳,一梢堪满盘。”长耳即是驴耳。枇杷叶正反面也不同,差异明显。正面深绿油亮,反面密被绒毛,无光泽。苏州人形容翻脸不认人的人,就称其为“枇杷叶面孔”。

枇杷花白色或淡黄色,五瓣,与梅花相同,只是没有梅花颜色丰富,更没有梅花名气大。都是冬季开花,但花期比梅花长得多。枇杷花有香。本以为严冬时节,蕊寒香冷,蜂蝶难来。殊不知冰天雪地里,还真有蜜蜂在坚持,殷勤为之传粉。有一种枇杷蜜,就是蜜蜂在数九寒冬,采枇杷花蜜酿制而成的,是蜜中上品。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称:“枇杷秋荫,冬天开花,春天结果,初夏果熟,备四时之气,他物无以类者。”秋荫就是秋天开始孕育花蕾。枇杷承四时雨露,在人的心目中,自然是其它果品无法比拟的,因此枇杷有“百果中的奇珍”“果中之皇”等美誉,深受人们的喜爱。一树枇杷一树金,枇杷果、叶、花、蜜均有药用价值,用它们制成的枇杷露、枇杷膏、枇杷蜜有止咳、润肺、化痰之功效,也是其它草木所不及的。

女儿发来微信,说快递了两箱苏州东山枇杷,叫我们尝尝。妻回复说,不要费那工夫和钱了,咱家院子里不就有一棵枇杷树吗,每年结的果子都吃不完,长在树上,要么给鸟儿吃了,要么掉地上烂掉了。女儿说,味道不一样的。打开包裹,每只枇杷都躺在水果托的网格里,裹着厚厚的防撞网套,个个果大肉软,汁多味甜,与自家树上结的确实不一样。妻边吃边说,还真一分钱一分货。

枇杷树随处可种,以南方为佳。最负盛名的,当数苏州的东山枇杷,杭州的塘栖枇杷,还有福建的莆田枇杷。家中院里的枇杷树,虽然每年都挂满果,但果小、皮厚、肉硬、味涩,尝了几个,便无兴趣。道旁路边、公园小区,也栽有枇杷树,虽然也是“五月枇杷满树

